

传统的未来

——当代非遗馆场域建构的思考

The Future of Tradition:
Reflec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useum

朱莉莉

Zhu Lili

(南京博物院, 南京, 210018)

(Nanjing Museum, Nanjing, 210018)

内容提要: 当代博物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博物馆的理论与实务当中已取得一些成效, 国际博物馆协会2019年大会主题是“作为文化枢纽的博物馆: 传统的未来”强调扎根传统, 更要关注社会的当下和未来。鉴于此, 以场域框架探讨在非遗馆规则下展陈、展演、体验非遗过程中非遗场域建构的问题及对策, 试着转换阐释思路, 增加对幕后和现象的解读, 加强科研促进成果转化等搭建当代非遗馆场域建构, 期能增进后续相关的研究及探讨。

关键词: 非遗馆 场域建构 非遗保护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museum has achieved some results in incorporating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museum. The theme of the 2019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is “Museum as Cultural Hubs: The Future of Tradition” emphasizes rooted traditions and pays attention to the current society, and the future. In view of this, the field domain framework is used to explore the contest and integration of the forces in the process of exhibition, performance and experience in the proces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ry to change the interpretation of ideas, increase the attention to the process and phenomena, and promote to the academic research popular science readings. Improve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and build the pat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useum, and improve the follow-up related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useum; field constructi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一、问题的提出

国际博物馆协会（以下简称国际博协）2019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作为文化枢纽的博物馆：传统的未来（Museum as Cultural Hubs: The Future of Tradition）”，强调博物馆间的合作与带动当地社区发展，要在尊重传统的同时，连接博物馆与未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本质上是人的传承，非遗在博物馆中的展示与保护催生职能机构——非遗馆。各地的非遗馆无论是自成体系还是作为综合性博物馆职能机构的一部分，已经在非遗保护道路上奋勇前进，邀请非遗项目传承人入馆参与社会教育活动，举办非遗活态展览，邀请口头表演类非遗项目入馆展演，促进公众对非遗的理解，为非遗项目培养了忠实的受众。鉴于此，作为幕后的研究者、工作者更应慎重思考非遗馆场域^[1]建构之路。

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强调扎根传统，更是关注社会的当下和未来，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地重新审视非遗馆自身使命，非遗馆引进的非遗项目只是为了探讨过去么，博物馆中的非遗文化在当今社会扮演什么角色呢？环境问题、老龄化问题、特殊人群教育问题是否有所涉及，博物馆中非遗保护如何更好地促进人们对于自身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因此在当下博物馆非遗保护中更应该思考博物馆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恰当阐释。当今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科技的迅猛发展，文化消费观的改变以及公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期待，包括对非遗传承人的关注，促使非遗馆向主动参与社会议题、实现自身社会职能价值转变。

二、非遗馆场域建构中的问题

1. 非遗馆展陈场域建构

博物馆传统文物展陈方式并不适用于非遗展陈方式，非遗植根于广大民众的生活，是具象细致民众生活思想、情趣的反映。当下非遗类展陈的叙事空间仍显碎片化^[2]，由于传统博物馆给予非遗馆的展

陈空间并不足以展示非遗项目完整的叙事空间，甚至江苏省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在博物馆空间展示时都要进行筛选。在有限局促的展厅内进行几项到十几项非遗项目的展陈已经不符合当下进馆民众的需求，非遗馆展陈的叙事空间亟待调整。接下来非遗馆的任务是将非遗项目有机地结合起来，创作深度的活态展陈、展演与民众发生互动，使得公众能够通过文物展示、活态展演、沉浸式体验、配套公众教育等一系列活动，与非遗持续产生积极效应。在民众心中知晓度甚高的史实乾隆下江南，以乾隆下江南为故事点，串联乾隆下江南途中所见非遗，将关注点从点状非遗展陈转化为将有联系的非遗项目糅合为故事性展陈，既有学术研究深度又有研究成果转化的趣味性，达到与进馆公众完成1+1>2观展体验的建构。

目前，国内非遗展陈着重展示、展演的独特性、活态性、地域性，却忽略了非遗的流变性、综合性和传承性。非遗保护工作中非遗项目新的变化和趋势，非遗项目与项目之间有没有新的联结，单项非遗项目在传承过程中有没有新问题出现等节点在展陈中被忽略，非遗馆展陈的问题意识略显薄弱。发展良好的非遗项目不愿进馆展陈，发展略弱的非遗项目进馆展陈收效差，非遗项目进馆的不均衡问题制约进馆公众对于非遗类别的全面认知。如何提高非遗馆对非遗项目的吸引力的矛盾日益明显。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断适应社会和自然变化的动态性事项，在非遗馆展陈中立足传统，关注非遗的当下与未来，也是非遗馆场域建构的一部分。

博物馆首要条件是拥有一定的藏品，非遗馆作为博物馆职能机构的一部分，亦不例外。片面强调非遗的“无形性”，就会将看得见的“有形”部分摒弃，毕竟在非遗传承过程中很多过程包括结果都是“物化”^[3]的呈现，更所谓当今博物馆在思索“为明天收藏今天”，非遗馆更应考虑非遗项目在今天传承过程中，是否有些“物化”的呈现，是明天后世子孙迫切所求的。国内非遗馆展陈的藏品意识初露头角。非遗项目重点保护在于传承人，同一非遗项目传承人的作品艺术风格亦有所不同，非遗传承人普遍高龄^[4]，更

由于当下非遗馆因馆内场地有限、思想意识不到位,普遍存在非遗馆藏品涵盖率低,非遗藏品即展品,无系统非遗藏品收藏体系等问题,都会影响非遗馆灵活的展陈方式和长足发展,因此非遗“物化”部分也需纳入到非遗馆发展的未来蓝图中。

2. 非遗馆展演场域的建构

非遗馆邀请口头表演类传承团体进馆展演,是从表演到欣赏的单向输送,口头表演类非遗项目不同曲种的发展状态不一,发展成熟壮大的昆剧、锡剧、苏州评弹已经有成熟的传帮带体系,“小昆班”“小锡班”已经可以实战演出且收效颇丰。发展较为薄弱的徐州琴书、南京白局,在招生方面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行政支持在口头表演类非遗发展中是重要因素之一。在纳入部分口头表演类非遗剧团入馆展演,展演的背后更迫切的是剧团内部年龄架构松散,黏合度低,地方恶性竞争,生存压力大,导致非遗剧团在传承展演质量迫不得已的取舍,每年达到足够的场次才能够保证剧团的收支平衡存活下去等种种问题,充分凸显非遗馆展演的多向联动薄弱。非遗馆作为第一线与剧团接触的端口,非遗馆自身做不到扶持所有的剧团及非遗传承人,若能够将问题如实传递给公众,提供公众知情的渠道,甚至在相关部门决策时提供相关数据,引发公众自发保护及相关利益部门的精准扶持,也是实现非遗馆职能价值的途径。

非遗馆可量化的成功标准可从非遗活动参与量、非遗展演上座率、收入盈利、公众口碑、研究成果质量等方面衡量。当下非遗馆在以上量化标准中的评估略显薄弱,未成体系。或重静态展陈轻互动,或重互动轻研究,或重收入利润轻质量口碑者皆有。非遗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非遗馆在展陈、展演、体验时与公众产生互动才真正是与公众产生关联。但过分依赖公众活动,在研究成果上不下功夫,非遗馆长期发展会受到理论的限制不能形成良好的成果转化。目前非遗馆还停滞于自我言说式,与公众期望还有差距。口头表演类非遗展演在各个地区都有所尝试,根据南京博物院口头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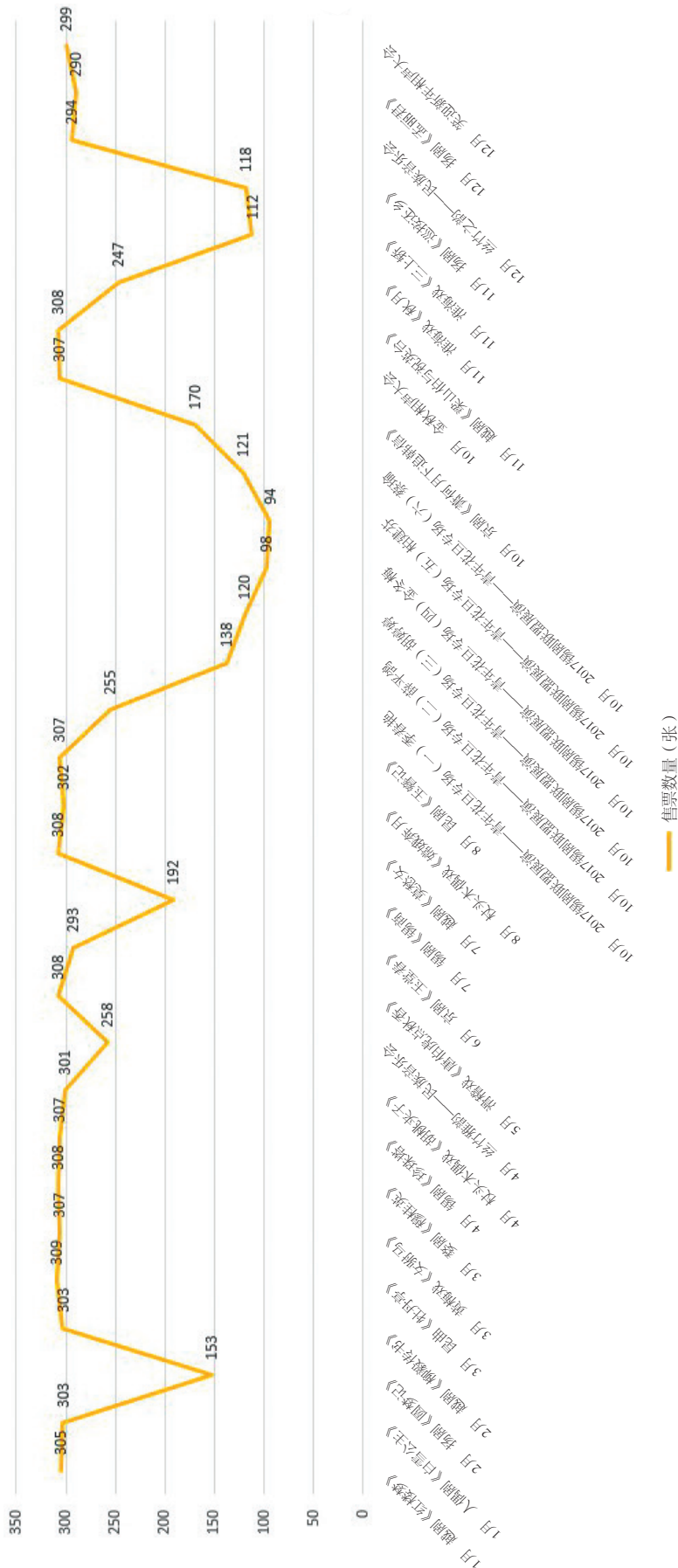
类非遗售票情况(表1)的数据分析,售票数量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南京观众群对昆剧、越剧有所偏好,单场售票90%以上的上座率;杖头木偶戏、相声、民乐表演的售票相对比较稳定,可维持85%以上的上座率;其他剧种如锡剧展演《珍珠塔》传统剧目90%以上上座率,锡剧新戏《锡商》上座率低,侧面显现观众群偏爱传统剧目;淮海戏作为地方剧种,在售票方面情况也表现较弱。以上座率和盈利为衡量标准单一,对展演的后台数据研究,目前培养了多少固定的公众群,上座率的显现所反应的问题鲜有关注,只强调公众参与的数字及盈利,却难以以后继长期追踪探讨非遗馆改变所产生的成效。

3. 非遗馆体验场域的建构

当下社会非正式学习的需求与日俱增,博物馆作为非营利性的非正式教育^[5]机构,应如何面对进入博物馆的每一位“个体”自身诉求。非遗馆在实践中已经将进馆公众按照年龄划分参与非遗体验活动,问题在于非遗馆工作人员虽有非遗专业素养,却缺乏社会教育人士的专业经验,在对孩子的年龄划分方面略显不足,非遗馆体验“分众”理念未深入。根据皮亚杰的认知理论^[6],每个年龄段有其相关的特点。南京博物院2017年非遗公众活动年龄层段显示:7-17岁参与人数1765人;18-30岁参与人数1150人;30-50岁参与人数345人。年龄跨度虽分布广泛,在具体实施时对目标公众的年龄层段划分尚不科学。目前非遗公众活动并没有充分汲取教育已有成果纳入实践,年龄的跨度意味着社会经验和理解力的不同,授课积极效果会同步受到影响。国外在分众方面划分细致,针对特殊人群,如跨性别者也有专门的教育活动,值得反思与借鉴。

如何促进非遗馆与公众关系的生成,在不同非遗公众活动中引起群体效应和区域效应,各非遗馆也有不同程度的尝试。公众参与非遗体验是基于自身某方面的需求,公众期望在自身相对放松满意的公共空间中,与愿意在一起、具有共同爱好或亲情维系的人尝试非遗体验,在体验中挑战、感知、领悟、分享,不仅技能或审美获得增长且促进人际关

表1 2017年南京博物院口头表演类非遗售票情况（部分）



系。但目前观之国内非遗馆在策划非遗体验活动时体验关系共融效果并不明显。非遗传承涉及“师徒传承”“家族传承”等,非遗公众活动有别于其他博物馆体验可从人际关系方面入手,公众、非遗传承人及幕后策划人员从对立到共融,促进关系的生成,共同维护非遗馆场域建构。

三、非遗馆场域建构路径分析

非遗馆通过展陈、展演、体验等方式与公众互动,在体验中能够通过“物”的形式留存下来的非遗项目,离场后仍能够将体验情感持续较长时间,而口头表演类项目展演“当地当时”结束即情感停止,那么我们要考虑怎样让口头表演类项目能够在展演结束后也有一个持续的与公众互动的效果,需要在非遗馆场域建构方面做更多的尝试。

1. 转换阐释思路

非遗馆不仅仅是地域文明的体现,也是引导公众从认知非遗转化为非遗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显著特点是以人的身体为载体,保护非遗最终是为了关照人本身。浙江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保护方面走在前列,有专题性伞博物馆、扇博物馆、丝绸博物馆等,“以小做大”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聚焦某一项非遗。单一或者批量展示非遗项目的历史源流,所运用的工具,形成的最终作品,随着公众对博物馆需求的提高已不能满足当下公众对非遗的期盼^[7]。非遗展陈以“讲故事”的方式抓取有密切关联的几项非遗,做静态、动态与体验的联结,不求面面俱到,但求抽丝剥茧,将一到两项非遗整体性、立体化的推送到公众面前,更为可取。非遗类别之多着重放在不常被关注的项目,如传统口头文学、传统医药、传统体育等,拓宽非遗馆展示非遗的类别。

2. 增加对幕后的关照

非遗馆展陈、展演、体验倾向于片段截取:展陈非遗项目最终呈现的作品,展演为非遗传承人

“台上五分钟”,体验非遗项目制作流程的某几个步骤。每一项非遗形成过程复杂,杨柳青年画制作工艺有勾描、刻板、印制、彩绘、装裱五大流程,这五大流程一般情况下在博物馆里展示和体验都是某一至两个步骤的体验,口头表演类展演更是“台上五分钟”的成果展示,“台下十年功”幕后的关照从未提起,这在一定程度上误导公众:非遗是简单、易上手的,剥夺了非遗项目整体的匠人精神魅力。每一项非遗都包含着多代传承人耐得住寂寞的探索、研究、领悟才成形,无论是手工作品还是台上的一颦一笑,都是多年精益求精的积淀。竹刻匠人老茧累累的手,苏绣绣娘的十指纤纤,宁海平调“耍牙”艺人的台下苦功,增加对非遗幕后的关照,就是关照人本身,关照传统本身。

3. 增加对现象的解读

“作为文化枢纽的博物馆:传统的未来”,强调带动当地社区发展,要在尊重传统的同时,连接博物馆与未来。非遗传承人作为区域传统非遗基因携带者,非遗馆场域建构离不开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人的发展影响着区域的当下和未来。获得传承人身份后是否继续钻研,政府补助是否到位,生活压力是否缓解,非遗传统与创新是否相对平衡,非遗传承的渠道是否通畅等诸多现象连带非遗项目,作为非遗背后故事挖掘展现给公众,将非遗项目存在的是非、认同、质疑的权利交给来馆公众去辨明,这才是非遗在非遗馆里真正要发挥的作用,而不只是把非遗璀璨的一面展现给公众。老龄化、传承与创新、经济利润不平衡等问题在非遗传承过程中矛盾凸显,在传承非遗过程中保护好优质文化资源、缓和矛盾,传承今天传递给明天,增加对非遗现象的解读是思考未来走向的途径。

4. 加强科研促进成果转化

非遗馆场域建构离不开非遗馆背后的工作人员,所有推向公众的展陈、展演、体验都与工作人员自身的专业能力和综合能力挂钩。2017年南京博物院组织策划传统戏曲、曲艺、音乐等非遗口头表

演类展演475场,举办220场次的非遗体验活动;2018年组织策划非遗口头表演类展演448场,举办161场非遗体验活动^[8]。在每场展演与活动的背后充斥着大量的事务性工作,研究人员承担着对内研究工作,对外教育工作,过多的事务性工作和缺少整体研究规划,重实践轻理论会导致呈现的视角不够深刻多元,非遗项目中蕴含的价值无法充分传达,势必会影响全局的良性发展。

如前所说,在调节事务性工作的同时,为了满足公众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需求,应预留研究人员的田野调查实证和理论研究时间保证工作人员智力输出的续航力。为辅助进馆公众更容易理解非遗项目,在研究内容上应尝试非遗基础资料汇编存档,非遗项目保护成果研究,图文并茂宣传推广研究,层层递进到深度理论研究著作。非遗传播可出版儿童配套出版物及折页、绘本、图解等形式的科普书籍,将科研成果转化成不同年龄层次的绘本、科普文章及书籍的出版,满足不同年龄层段公众的需求,促进非遗馆在有限的空间内做出无限的可能,为公众提供更多参与共享非遗的视角。

四、余论

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带给公众认同感和历史感,承载非遗的非遗馆,不仅是非遗项目展陈、展演、体验的场所,更是多元价值、文化并存,各类人群集聚的场域。时下,非遗馆在思考自身工作愿景时,馆方相互学习借鉴,成熟的经验推广与纳入,将真实共享,引起公众共振,非遗馆在推动良好、积极的公民社会方面有更大的可能性。作为非遗馆场域建构如非遗作品较于文物更具有借展灵活性,非遗传承人口述史,非遗数字化、拓展非遗交流等议题也在此探讨范围之内,每个非遗馆有自身情况的特殊性,在此不试图找普适性的最佳做法,只是探讨非遗馆场域建构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提供有效解决路径。面对不断的挑战,非遗馆场域建构需保持成长、对话与交流的态度,主动发现外界需求,并恰当回应需求,结合非遗实际寻找突破方法,可促使承载不同文化的非遗项目在非遗馆场域建构中相互理解、包容和共存,为传统的未来助力。

注释

- [1]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场域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这个网络有自身逻辑和运作规律,构成对行动者行动的限制性制约条件,只对置身于该场域的行动者才有意义。
- [2] 孟磊:《体验文化生态场景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的展示理念与运营模式》,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 [3] 严建强、邵晨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关于当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关系的若干思考》,《中原文物》2018年第3期。根据作者认为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区别在于物质文化遗产所呈现的是“人的行为的物质性外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呈现的是“人的行为本身”的探讨。
- [4] 截至2015年1月底,文化部公布的4批1986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中已有235人离世,在世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中超过70周岁的已占到50%以上。
- [5] 宋娴、忻歌、鲍其洞:《欧洲博物馆教育项目策划的特点分析》,《外国中小学教育》2010年第7期。文中将博物馆教育称为非正式教育,与学校教育为正式教育相反的解释。
- [6] 让·皮亚杰(Jean Piaget)认为在个体从出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中,认知结构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不断重构,从而表现出具有不同质的不同阶段。他把儿童思维的发展分为感知运动阶段(0-2岁)、前运算阶段(2-7岁)、具体运算阶段(7-12岁)、形式运算阶段(12-15岁)四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达到后一阶段的前提,阶段的发展不是间断性的跳跃,而是逐渐、持续的变化。
- [7] 杨红:《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与传播前沿》,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所运用的原材料及工具并不是展示的目的,而是就原材料及工具背后因社会问题造成的原材料短缺等深层次的内涵挖掘。
- [8] 数据来源于南京博物院2017年、2018年年报。